

保衛察里津

阿·托爾斯泰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保衛察里津

阿·托爾斯泰 著
曹 靖 華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書號 11

保衛察里津

著者 阿·托爾斯泰

譯者 曹靖華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西順城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21001-31000

定價 15,000 元

一九五〇年一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Alexander Macgibbon

7/11 441

Дорогой и уважаемый товарищ Вэо Цун Хуэ,
Вам писем составило мне большо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Мысль, что мой труд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малой —
шей степени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великому китай-
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в его геро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за
нацию, свободную, счастливую жизнь, ра-
дует и волнует меня.

Я благодарен Вам за то, что Вы берете
на себя перевод моей книги, — что сделает
ее доступной широкой массам тру-
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В благодарные дни я заканчиваю
роман «Хмурое утро» (третья часть
трилогии «Хо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 В нем
и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о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18—19 годов, об обороне Царюнькина, о
разгроме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в нем пытаюсь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из проблем
из повести «Хлеб» в виде вставки в свой роман.
Книги я пошлю ее Вам и буду рад
услышать Ваше мнение о ней.

Автоматографическую и фотокартатную
прималку и письмо прилагаю.

Прекно пишу другу, с приветом
приветом

Аннесионолеран

作 者 手 蹟

作者自傳

我是在距沙麻拉城九十哩遠的曠野裏一個田莊裏長大的●。我的母親姓杜格涅夫，是N·G·杜格涅夫●的孫女，她腹中懷了我，離開了我的父親。她的第二個丈夫，我的繼父A·A·包斯特洛穆，是當時尼古拉耶夫斯克——即現在之普加喬夫斯克的地政局委員。

八十年代的沙麻拉社會（在被充軍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未到沙麻拉來以前的時候），是人類壓迫下最卑污的一幅慘景。富有的麵粉商人，佔買貴族田園的投機商人，游手

● 譯者按：托氏於俄曆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公曆一八八三年一月十日，生於沙麻拉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

● N·G·杜格涅夫，為著名的十二月黨黨員。

好閒，家業破落的住在曠野裏的貴族們，以及一般地主們的背景，所有這些，都被高爾基懷着憎恨的心情，鮮豔的表現出來了。

在這周圍環繞着市民村落的，可怕的，遍地灰塵而醜惡的城市裏，人們都在沈醉着，過着豬的生活。

我的母親，在那時是一個有教養的人，是一個女作家（她寫了一個長篇不平的心，兩個中篇荒僻及幾部兒童讀物，其中最流行的是女友）。當擁有領地的小貴族地主A. A. 包斯特洛穆，這位青年美男子，自由主義者，求知慾很高的讀書人，當他一來到沙麻拉的時候，在我母親面前，就擺着一個生死的問題：在這卑污的泥沼裏腐爛下去呢，或者向高尚純潔的路上去呢。於是她腹裏懷着我，就跟新的丈夫去了，向新的生活走去了……

包斯特洛穆同那些曠野的地主們，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住不來的，地政局改選，他落選之後，就回到梭斯諾夫的自己的田莊上去了。在那兒度過了我的童年。

花園。圍着楊柳和滿生着蘆葦的池沼。曠野上的卡格拉小河。同伴們都是鄉下孩子。生着羽茅草的曠野，在那兒只有些古塚才突破了那單調的地平線……季節的交

替，是巨大而且總是像新的事變似的。這一切，尤其是我是孤孤的一個人長大的這一點，發展了我的幻想……

當冬天來到的時候，無論花園，房屋，都被雪蓋了起來，夜裏聽見有狼叫聲，狗在恐怖的叫着。當風聲在爐子的烟筒裏呼呼響起來的時候，——在佈置得簡陋的，牆皮粉過的餐室裏，把圓棹上掛的吊燈點起來，繼父就常常反覆朗誦起涅克拉梭夫，L·托爾斯泰，杜格涅夫的作品，或是閱着新出版的歐洲新聞。

兒童讀物，我幾乎沒有讀過，——大概是我沒有那些書。那時我最愛的作家是杜格涅夫。我開始聽他作品的時候，是冬天的晚上，那時我才七歲。後來是L·托爾斯泰，涅克拉梭夫，普希金。

從十歲起，我開始讀了好多那些古典作家的作品。過了三年，把我勉強送到瑞芝蘭實業學校裏（因為入學試驗我沒有考及格），那時我鑽到市立圖書館裏攻讀茹里·韋恩，費尼莫爾·顧畢爾，孟·李德的東西，我狂喜的吞着他們的作品。

在入實業學校以前，我是在家裏讀書的。

在一個冬天裏——我那時十來歲——母親勸我寫小說。她很想叫我成一個作家。

好多晚上，我都專心致志的把工夫用到小朋友史皎普奇遇的描寫上。這一個短篇小說，對於月夜的描寫，我大胆的採用了印象派的手法，說雪好像寶石似的放着光輝，除了這一點之外，我什麼也不記得了……關於史皎普那一個短篇小說，結果大概是失敗了，——母親再不强迫我創作了。

十三歲以前，我過着觀察的，幻想的生活。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三年，這三年的大飢荒，給我留下了一個極深刻的印象，這印象到今天還在我心裏。那時田地都龜裂了，青草都乾枯了，葉子都飛散了。田野都變成一片焦黃了。把一切都燒焦了的暗霧的巨浪，把地平線包了起來。村中茅屋的屋頂，都拆光了，——把蓋屋頂的乾草，都喂牲口了。

繼父的家產，在這幾年裏，勉強的保守着，可是過了幾年，他仍不免把牠出賣了……

一八九七年，我們離開了梭斯諾夫迦，遷到沙麻拉城內沙拉托夫街的私宅裏，那所房子是繼父贖了抵押和付了期票，剩下的錢買的。一九〇一年，我在沙麻拉實業學校畢了業，去到彼得堡，應了競考，入到工業學校的機械系。

我最初的文學嘗試，是在十六歲的時候。這是些詩，是對涅克拉梭夫與納德遜的詩的和唱。我記不清什麼東西當時鼓勵我寫這些東西，——大概是沒有找到形式的無端的空想，使我如此的。那些詩是毫無出色的，於是我馬上就把牠丟開了……可是，我總是對那每次尚未形成的創作過程，一再二的酷愛着。我愛練習簿，墨水，筆……當我做了大學生的時候，我又屢次的試驗寫作了，而且這是那未成熟的創作的開端……

我過着一般大學生的生活。參加過學潮和罷課，加入過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一九〇三年，在遊行示威的時候，在加桑大教堂附近，被扔出來的一塊石頭，幾乎把我打死了，——胸前大衣裏邊塞的一本書，算是把我的命救下了。一九〇五年，當大學校都被封了的時候，我就到得列茲金去了，在那裏的工科大學住了一年。在那兒又寫起詩來了，——這裏有革命詩（那時唐·包戈拉茲，甚至年輕的巴爾芒特，都寫過這樣的詩），也有抒情詩。我回到沙麻拉以後，把這些作品給母親看，她很發愁的說這些作品都平凡得很。這些草稿都沒有保存。

每一種形式，都是配合着自己的時代的，在這形式裏，裝入了思想，感觸和熱

情。這種新形式我從前是沒有的，我還不會創造牠，而且也創造不了牠。

一九〇六年，我母親去世以後，又到了彼得堡，想在工業專門學校繼續求學。反動時代開始了，象徵派作家們上台了。在某部供職的一個怪人和空想家K·S·馮·德·傅里特，首先介紹我認識了他們的——甫亞奇斯拉夫·伊凡諾夫，巴爾芒特，白雷的作品。他在自己的樓頂上，給我讀着象徵派的詩，帶着不能形容的幻想的熱情，談論着他們。

那時，在一九〇七年春天，我寫了第一部『頹廢派』的詩集。這是一冊摹倣的，幼稚的，不好的小冊子。可是我仗了這冊東西，替自己開闢了一條認識詩的現代形式的道路。過了一年，寫了第二部詩集——藍河彼岸，這部詩集，直到今天，我還沒有把牠擯棄了。藍河彼岸——這是我認識俄國民俗學，認識俄國民間創作的第一次成績。

那時我開始了散文的最初嘗試：喜鵲的故事。在這部書裏，我企圖把自己兒童時代的印象，把對於自然界的最初感受，表現到故事形式裏。好多年以後，我把這一層更其完善的表現在中篇小說尼開泰的童年裏。

我接近小說工作的開端，是得力於詩人和翻譯家M·沃洛慎。一九一〇年夏天，我聽他讀了他翻的安里·德·林尼的作品。那形象的雕琢，使我大吃一驚。我那缺少形式與技巧，而追求形式的象徵派，以及像安里·德·林尼這樣的唯美主義者，在創造藝術的風格上，對我是很有益的。

一九一〇年秋天，我寫了第一個中篇小說在杜里尼夫的一週——這是後來列入到沃尼河左岸一書的其中之一，再後，列入到老菩提樹下一書的增訂本裏，這部書是寫一部份貴族地主生活的代表者，他們變成了新的地方上的顯貴——舍郝巴洛夫們。

過後，接着寫了兩個長篇：跛子老爺和怪人。同圍繞着我童年環境相聯繫的我的第一期創作，到這裏算結束了。我吸取了這題材，我一直走到現代的問題上來。在這兒我失敗了：關於現代問題的中篇和短篇，都寫失敗了，都不是典型的東西。現在我明白這原因了。我是繼續生活在象徵派的圈子裏，這派反動的藝術，不能反映那動亂的，威嚴的，將要來到的革命的現實性。象徵派們都退入到抽象的神祕裏去了，都坐到『象牙塔』裏了，他們在那兒企圖度過那不可避免的事件。我愛人生，我本着全付的心力反對抽象，反對唯心論的人生觀。那在一九一〇年，對我有益的東西，到一九

一三年，反而損害起我，阻礙起我來了。我明白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更頑強的工作着，可是結果却很悲慘：我不見國內的生活與人民。世界大戰起來了，我擔任了俄國新聞的戰地記者，到前方去了，只在那時，我才看見了真實的生活，我把那扣得緊緊的象徵派的黑外衣，從自己身上剝下去，就投身於這真實的生活裏了。我看見了俄國的人民。

在二月革命初，我就注意到彼得第一的題材：這與其說是有意識的，不如說是藝術家的本能使然，我在這題材裏，對於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國家性，要找到解答的。歷史家V·加拉石給我看了檔案，看了機密署的記錄——『口供』。俄國語言的寶藏，帶着所有的光彩，具着全部天才的力量，在我面前揭示出來了。我終於明白了被口述者內在和外在的手勢所決定藝術語言結構的祕訣。

作爲一個劇作家的我的戲曲工作的開端，是在大戰初期。在這以前，在一九一三年，我寫了一個喜劇暴徒們，曾出演於莫斯科小戲院。這是關於貴族崩潰的舊題材，不過應當補充一句的，就是牠裏邊滲透着現代性的風味。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我寫了和出演了四個喜劇：射擊，惡魔，家燕及苦花。

十月革命後，我又回到散文上來，寫了彼得的日子初稿；寫了中篇哀憐，這是在十月的紅光照耀裏，對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初次批判的嘗試。

一九一八年春，我寫了喜劇愛情——黃金的書及中篇加利俄斯特洛。

一九一九年七月，我着手寫史詩在苦難中行進。我本着特別的熱情，寫了三部曲的第一卷姊妹們，過後，寫了尼開泰的童年，洛西琴的歷險記。再後，寫了長篇艾麗達，中篇不幸的禮拜五，安端·李勃的被殺及床下發現的手稿，這是這幾部作品中題材較大的一部作品。一九二三年寫了兩部作品：中篇伊畢庫斯和一個不大的中篇蔚藍的城。從一九二四年起，我又回到戲劇上來，寫了喜劇浪蕩鬼的驅逐，話劇女皇的謀叛及阿宰夫，喜劇篩子裏的奇蹟及返老還童，對蘇聯劇場改編了機器的暴動，安娜·克里絲吉以及按加仁克里威爾的作品而改編的精幹的人。

過了兩年，在一九二六年，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加林工程師的雙曲線體，在這兒推測到未來的法西斯主義。又過了一年，我開始了在苦難中行進第二部——長篇一八年。同時，對於我已往所寫的一切作品，沒有停止改正的工作。

一九二九年，我回到彼得第一的題材上，那時寫了一個劇本在刑台上，在這部劇

本裏，在描寫時代上，我還沒有完全擺脫了唯心論的傾向。這劇本我在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七年改了兩次。這兩個底本都在亞力山大劇場公演過。一九三〇年我寫了彼得第一第一卷。過了一年半，寫了一部長篇諷刺小說烏金，一九三八年，我把牠改作了一番，易名為亡命者出版。一九三四年我寫完了彼得第一第二卷。

已出版的彼得第一的前兩卷，只是這部長篇第三卷的前奏曲，這第三卷在內容及描繪的場面上，都更其宏大，從攻取納福城到彼得第一之死的事變，都包括在內。什麼東西推動着我來寫彼得第一呢？有人以為選擇這一個時代是要對現代作一個投影，這是不對的。這在我一方面看來，都是歷史的虛偽和反藝術的手法。吸引我的是當那具着異常的狂暴，揭開了俄國本質的那種『沒有整理的』和生活創造力的豐滿的感觸。

根據同樣的理由，有四個時代吸引我來描寫他們：伊凡·格洛茲迺，彼得第一，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以及在規模及意義上都空前宏大的我們的現今。可是關於這一層，將來再提吧。要想了解其中俄國人民的奧義與偉大，應當對於牠的既往，有一個精闢而深刻的認識：認識咱們的歷史，認識牠的基本的焦點，認識

俄國本質所集結的悲劇和創造的時代。

在這時期，我寫了幾部中篇小說，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古路和陰毒的人。

中篇糧食（即保衛察里津），是長篇一八年及陰暗的早晨（三部曲在苦難中行進的第三部）之間的一個必需的轉移點，這部中篇，我開始於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秋天完成。

關於這一個中篇，我聽到了好多責難，責難這部作品乾枯無味和事務氣太重。我能聲辯的只有一點：糧食是用藝術的手段，來處理精確的歷史材料的嘗試；因此，無疑的要受幻想的拘束。可是，這樣的嘗試，有時或許對人有用呢。有趣的是糧食同彼得第一似的，甚而或許要比彼得第一更多譯成幾種外國文呢。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寫了劇本到勝利之路。在這劇本裏，我取了咱們革命中的最艱苦的一個時期：即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這劇本中的主要角色列寧和斯大林，把國家和人民帶到勝利上。這劇本在瓦荷丹戈夫劇場上演過。

同年我寫了對法西斯主義的諷刺喜劇鬼橋，出演於小劇場及諷刺劇場。

與這些工作並行的，我給兒童出版局預備了五卷俄國民間文學（第一卷已出版，

第二卷準備付印）。

在戰爭開始的那一天——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完成了長篇陰暗的早晨。在三部曲全部付印的時候，我把在苦難中行進的前兩卷，完全校改了一遍，三部曲合裝為完整的一卷，將於最近出版（譯者按：本書合裝本已於一九四三年蘇聯國家文藝出版局出版）。

在苦難中行進與彼得第一比較起來，國內和國外的讀者，知道的比較少。三部曲寫作的時間，前後達二十二年之久，讀者至今還沒有看見牠的全部含義。牠的主題——是還鄉，是到祖國之路。陰暗的早晨最後的幾頁，最後的幾行，是我們的祖國處在砲火裏的那一天寫完的，這一點，使我相信這部作品的道路是正確的，在這兒，我是問心無愧的。

現在我從事於話劇三部曲伊凡大帝第二部的寫作（第一部寫於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秋，我又改寫了我的喜劇惡魔。

大戰開始這十八個月以來，我寫了好多小品文，論文和短篇小說，這些都收在祖國，我號召憎恨，我們保衛什麼，以及短篇小說集蘇達列夫的故事等集裏。我每日從